

豫

章

焚

書

第二冊

楚

章

楚

書

卷二

宗伯集卷十五

宋 孔武仲 常父 著

碑

宋岳州平江縣王文正公祠堂碑

岳州平江縣故丞相王文正公所嘗治也舊有公祠堂歲久寢敝治平元年知縣事張仲舒遷於寶積寺以公之沒更歷四朝而民奉事如初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太平興國五年登進士第授大理評事天子加恤遠方爲親擇縣令是歲公承命以來爲政簡明百姓安之及其去老幼遮道涕泣公爲人靜默不

于時譽久之近臣薦其才乃歸朝以文章登侍從卒
致位丞相秉國之政十有八年天下又安公之澤被
四海而茲邑之人德公尤深宜其尸而祠之雖久而
不忘也曾孫古賢聞於時元祐元年奉使湖南追感
其家世且見謂曰開寶中晉公出守長沙至太宗時
文正爲縣湖北父子繼踵於湖湘之間小子不敏復
備位於此而文正之祠不大顯宜有碑銘揭之後世
願以屬於子武仲嘗考近時名臣之迹得公之遺事
謂公功業宜爲王者相道義宜爲學者師恨不及識
公也聞公之像實在近境欲一拜於堂下未能也誠

得載名公碑以自託於不朽其又何辭乃爲之述而繼以詩曰

自昔爲相先試治民非但人事天意或然商周之師
釣渭耕莘涉厯險阻知民艱難及其見用利澤加人
龍之將升亦泥於蟠朋蛇侶螾蓄智潛神雷風相趨
遂濟豐年惟文正公之孝之忠之量之才之勲之庸
卓大深長羣臣之宗天子仰之惟公議從元首股肱
始卒一躬號稱太平三代是同大湖之濱今有公宮
昔公宰是惠及纖洪肇自百里施於萬邦其遇也時
其進從容勒之堅珉以告無窮

頌

蕭何收秦圖籍頌

漢有宗臣蕭氏何名當高祖伐秦實佐其行入於咸陽秦帝之京金帛財物諸將所爭而何於此時惟圖籍是收丞相御史二府之書獨發其藏而載以車至於高祖取天下而有成功雖韓彭轉鬪於外平良効策於中若夫四海形勢山川阨塞民所疾苦戶口虛實指掌可知伊何之力蓋事之所以不治者以不定之於其初至缺乃悔其何如惟何聰明超然特立方眾人之擾擾而思慮之所不及其爭則捐其棄我拾

始之所爲若甚迂緩至其用之乃世最急此其所以
論功第一爲傑之元聲施後世慶流子孫嗚呼千載
之下誰如古人

魏相諫伐匈奴頌

稽漢之隆孝宣帝時屯士分田實在車師匈奴驚驚
侮我戍人天子赫然詔後將軍總戎其行震撲右地
矯矯弱翁厥有正議叙次五兵具三不可兵驕者滅
忿敗貪破間者匈奴善意弗衰所得漢民輒以奉歸
不犯邊境擊之何名軍旅之後災害將生今之所患
將相無良風俗薄惡水旱流行骨肉相殺歲二百數

此非小變曾不是慮乃錄纖介報怨遠夷季孫之憂
不在顓與天子從之罷伐匈奴覆以威德中外無事
單于稽首遣子入侍三世稱藩靡不順者邊城晏閉
牛馬布野惟是弱翁實相其成六十餘年海內太平
嗚呼弱翁知所緩急撓帝之果奪將之執爰及季末
多尙武功挾富怙強以華易夷左右倡和不異爲同
勝也滿矜否則禍殃積屍流血侵累陰陽隋以遼東
而喪其國惟時仲淹追誦盛德云真漢相兵畧是識
我思古人嗣爲此詩誰于興師予以告之

裴度不疑蔡人頌

唐元和中憲宗皇帝臨蒞天下有盜在蔡率其犬羊
敢侮王制皇帝曰嘻遣兵討之赫赫裴公以相視事
甲不再賦克有淮西揀昔之苛以今之德推其肝膽
安撫士卒以爲牙兵使在背側駢首駢出入帳門
皆號凶仇孰保不姦操劒橫矛見者爲寒或說裴公
是不可信反側之心或有禍釁不可去備日與親近
公曰不然此彰義軍我領節度民則吾民亦苟不宏
我則不仁安有父母而疎其子蔡人聞之時則大喜
父老感泣不敢有貳嗚呼裴公初議釋誅贊伐之謀
亦既有成凡畔可屠公障活之又能曠然待以不疑

其度有容其信足懷惟是新附察公意辭申光之民
定於卽時惟人不厚不允于宗妻妾之誚兄弟相攻
公平不巇一異爲同乃率是道以佐其國百姓宅心
卿士効力出將入相海內太平三十餘年身爲重輕
考其始卒莫匪至誠嗚呼晉公今人不渝有烈在碑
有迹載書我作此歌以詒薄夫

銘

信州祥符院新鐘銘

元豐五年十一月十三日祥符院大鐘成用銅三百
鈞有奇其高九尺有五寸厚四寸廣六尺有三寸主

者僧曉儒鑄者諸杭張孝基越二十三日冬至擊之
其聲渾鏗震動城郭旣浹旬觀者不休退則歎息作
生善意於是州將號略楊亞甫爲之銘而其屬孔武
仲又銘於石以相之曰上下無疆旁暨八垠有告必
聞大聲以震叩之則應不用則默旣以時動亦以時
息

同寮得與飲酒席中有佳寶三爲之銘曰

外叢戈冑以捍偷寇中積旨美以待君子旣密其外
而黃其中久而不厭君子之風其周身之防亦可謂
至而獨不克自衛豈非以其有味夫

右銘栗

有物於此周其垣牆積鐵黝然雜以丹黃試闢其闥
登其室堂品英潔白粲其文章玉綴珠連百千爲房
被禍懷寶誰闕積藏衣錦尙裝中庸所藏於虐美哉
遊者志之

右銘安石榴

人知其淡而有味也而不知其善擇友也其友謂誰
吾黨有喜言物理者曰栗橄欖相善也合食之其味
似葛夫栗良果也與之處而宜非以其性相近耶

右銘橄欖

杜克明銘

不善爲國其行有迹杜公猶天陰闔陽闢四時運動
萬物生殖詰其主尸則不可得太宗爲王至有社稷
公與文昭左右羽翼我以其決不以籌策問孰爲內
王魏之直問孰爲外英衛碩碩百度張弛官司法式
操其大者以道以德太平刑措後世榮澤未有實喪
而問之曰追今稱誦以嗣禹稷老聃有言深不可識
矢詩無窮作戒赫赫

李子堅銘

漢熄復炎後熒欲滅順桓之際統紀三絕乾蹇坤搖

上下倒植惟公之才丙魏蕭曹不生自先乃此之遺
又居大位以弱馘豪莫私女謁莫強宦寺太后主斷
后兄梁冀更倡迭和梟磔虎視以臣立君又事最難
公提肝膽獨戰其間羣凶側目掣後衝前而公不回
益秉仁義桓桓爲仁烈烈爲氣危言鯁論如處平地
屢擠得出乃不息犯萬歲之聲以驚投撼屹然奇表
終墜一劍賢者死生係國存亡猶人有氣正伏邪強
四體僵仆內隳肺腸自公之歿漢亦隨絀高光之業
當塗所奪彼爲不善身毀名闕惟公赫赫如日經天
史載其光德行有篇詩以嗣之于千萬年

謝安銘

司馬渡江謝氏以昌猗歟文靖又族之良度量閎遠
性識聰明不振不迫從容以成厥方岌岌視若無事
謂如弗思疎密有意內姦不作外侮以消志清中土
而夢爲妖太常其父司空其子混奕立朗于光有燁
扶持左右與國初終旣絕復續以昔之功沒數百年
其能曷紹銘以申之惟後之詔

敬案以上三篇均當作贊

贊

四皓贊

漢承秦之暴天下之士雖不若周之貴然先王之澤

尙未純息處士逸民或有自守一志爲人所不能者
以高帝之雄才大略駕御四海凡一時之豪傑多甘
其侮慢而四皓獨能望之以禮帝所不能得其後乃
私從太子遊其所進對皆面折廷爭逆耳之詞父子
之間人所難言而大臣屢攻而不可破者而四人者
處之不疑高帝亦不以爲嫌但爲之驚顧而悲歌卒
使謀夫之畫得行天下之計遂定此其上下之際何
至此也其遺風餘俗至於東京而風節益高嗟乎後
世去聖人滋遠俗薄士倫不知自重而天子之威益
神未有出於至誠以身先匹夫者而潛伏山林之人

往往始異終合甚者以此出聲名取富貴而上之人待之加輕然則豈徒士之有罪哉亦養之不得其道以故如此若凶皓之事亦亡矣悲夫

嚴光贊

贊曰余嘗登七里瀨高山率然下臨清谿顧瞻徘徊有遺脫世俗之意光之處此不虛哉及讀其傳考其行事光與天子有間巷之舊卒不肯北面而臣之耳樂辛苦於山林此亦士之高節非汨沒於利欲者所能到也東漢之世士大夫尤能輕富貴重廉恥志有不合輒去其位豈非光之徒倡之耶光武乘百戰之